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紅樓幻夢 第八回 狗命奴刁謀隕命 義俠士奇遇成婚

話說寶玉蒙恩欽賜狀元，合家歡慶。秋涼後，內外天天筵宴，上下人等，日夜匆忙。下人中，惟有何三終日飲酒賭錢，拉下一身重債。明知主人富厚，不能妄取銀錢，在賄場上連連歎氣。內中一人，將何三拉到背地，說了些話。何三初然不敢，這人道：「老三放心！只要你引著咱們上了道兒，你便回家坐地分贖都使得。」說得何三心動，遂將賈母住宅後進樓房，在園中南首一帶高牆內進了園，遠遠望得見的，告訴了此人。並說要下手，趁著此時天天熱鬧，人都困倦，正好下手。

此人回去邀伴，內有些外盜，本領高強，起更之後，窺到大現園西北牆根，用軟梯爬了進去。先從櫥翠庵過。有兩個外盜順便上屋，往下一看，看見妙玉佛前打坐，頓起淫心。何三連忙打個暗號，叫了下來，悄悄的道：「這是個尼庵，沒有東西，到上房要緊。那外盜說：「這姑子實在可愛。」何三道：「且待東西到手，再帶了他去不遲。」於是群盜越過幾處房子，才到賈母主屋後首一座大高樓。眾賊上了屋，聽聽已轉二更，有一個說：「此時還早，停一會再動手。」又一個道：「房大人空，若是這裡無人住著，就下手罷！」比時賊眾下去，撬開樓門，只見堆的東西甚多。大伙開櫃啟箱，取了許多金銀器皿、衣裳細料，裝滿幾十箱，往外搬運。

卻說有個丫頭，因到後院走動，聽見屋上響聲，像許多人踹得瓦響，忙喊起來。幾個上夜媽子趕來一看，見屋上站著許多人，急將更鑼亂敲，一疊連聲叫道：「了不得了！房上有許多強盜哩。」內裡眾人鳴鑼叫喊，外面守夜人等各執器械一併趕來，在院子裡站著，不敢上屋，權且按下。

再說因勇，自派他看園，日間掄槍使棒，夜裡各處巡查。聽見西首一片喊聲，只當走水。將到櫥翠庵邊，聽著一個人說：「兄弟們先將東西運了出去，有人知道就不能夠拿去了。」包勇趁著微微月色，靦睛一望，又見高屋上有人，已知是盜，忙去取了桿棒，直奔前來，望見一伙人正在搬抬箱籠，包勇大吼一聲：「那裡的狗攆的！敢到這個地方來討死嗎？」

賊人猛見一個大漢奔來，吃了一驚。欺其單身一人，全不懼怯；有四個待刀來迎。包勇膽雄心細，這次凶鬥，乃發軔之初，運足氣法，站定步法，約就身法，靦清眼法，使活手法，前躬後牽站住。一賊將到面前，包勇右手執定棒根，左手拿定棒桿，靦得較清，照賊胸前奮力一點，聽得一聲「呵哨」，倒在地下打滾。又兩個並排搶來，包勇將棒照右邊一個臉上一漾，這個忙將刀朝上一格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包勇將棒飛風掣出，向左邊這個跨當裡往上一挑，應手而倒。右邊這個已到，恰直一棒掃來，攔腰一逼，這個也倒了。隨加幾棒，此人陰司開路去了。左邊的剛掙得起，只覺耳邊「當」的一聲，頂門上又似鐵鞭一擊，登時氣絕。後首這個看見，心慌，回身便走，包勇趕上一棒，打個正撲，再向谷道一搗，只聽一聲嘶叫，腸頭拖出，在地上亂爬。當頭點翻那個喘氣未定，又加兩棒，四人都納了命。

包勇見伙賊本領低微，膽氣愈壯，飛風趕來，又見幾賊搶步來敵。當頭一個心想：「此人的棒利害，奪了下來，方可取勝。」此賊手法甚疾，包勇一棒點來，被這賊正抓住，兩手捉定，死不放鬆。那知包勇力猛，將棒往後一拖，這賊手內如火烙一般，捉拿不住。包勇恨極，掣出棒來，身子一擡，認定這賊小肚，使足了勁，一棒點去，搗開五七丈遠，腸斷陰閉而死。後首的一湧而至。包勇使出撥草尋蛇的棒法，將棒戳到賤足之裡一攪，前兩個已跌癡在地。棒法又變作烏龍擺尾，搗入賊的中盤，迴環一掃，一個的刀划到自己面上，血流不止；一個被棒梢梭著眼睛，雙珠凸出。兩個跌翻的爬起，一個搶近前來，當心一刀，卻刺個空。因使得力猛，往前一撲，包勇趁勢一端腿端倒，又照背心狠力一踹，這賊吃的東西盡從口內冒出。那個爬起就跑，包勇趕上一棒，斜煞下來，賊頭歪在一邊，跪在地上求饒。包勇道：「放屁！」一連兩棒，送了殘生。包勇轉身一看，檢出眼珠的躺在地下，哼聲不絕，估量難生。這個劃破臉的撕下衣襟紮縛，包勇將他按倒，端折腿骨。前面那伙搬物的見勢不利，趕搶箱籠跑了。

包勇只得往正房後牆根趕來，見屋上站著幾個。包勇走到旁邊，提了棒縱上房去，剛剛站住，一賊持刀來刺，被包勇攔開，一棒掃倒。才掙起來，肋邊一棒點到，站立不住，跌下屋去了。又兩個執刀齊上，一因站在屋上履險心虛，又不知包勇棒法利害，兩下相近，包勇將棒自下往上一挑，又只一攪，二人刀落身翻，接連幾棒，又向屋下兩挑，均已了命。還有兩個狡猾的蹲在後披，見此高房，包勇一躍而上，自料莫敵，伏在瓦上不則聲。包勇見屋上無人，跳下來，見頭裡點下那個掙著想走。包勇罵道：「囚攆的，往那裡走！」加上兩棒嗚呼。

話是單說，事是並行。包勇棒落之時，不防屋上二賊各捧瓦一大塊，認定包勇擲來。一個的瓦拋空，撒得滿地瓦片；一個的正打中包勇背心。包勇叫了一聲，當即吐了幾口血。若在常人，雖打不死，也必損壞；包勇平日練就一身金鱗壯，雖吐了血，卻未受傷。隨即翻身上屋，未及帶棒，忙向腰間掏出繩鞭。兩賊的瓦片亂拋將來，包勇偏閃騰挪，避卻飛瓦，執定繩鞭一伸過去，正中一個的腦後，血流不止，滾下後簷去了。又一鞭伸去，中著那一個的腿，叫了一聲，指望跳下屋去。包勇吼聲如雷，又喝道：「囚攆的，往那裡跳！」屋底下的守夜眾人，聽出包勇聲音。先前見一賊滾下來，已經捉住，今又見一賊蹲在簷口，忙照著一槍打斃，跌下屋來。

守夜眾人問道：「房上可是包老大呀？」包勇應道：「兄弟們快進園來！我已打死十來個，攆跑了一陣子。」眾人又問：「園中還有賊沒有？」包勇道：「沒有了。你們只管來，有我呢，怕什麼！」原來包勇的拳棒，得自少林宗派傳授，所以鋒利。眾人仗著包勇，都趕到園中來，這且按下。

先前丫頭叫喊，驚動眾人進來，只在院中守住。賊見人眾，不敢下來，只將屋瓦往下亂拋。底下眾人只管嚷喊，一片嘈雜，沸反揚天。裡面賈政、賈璉、王夫人等圍著賈母，大家渾身亂抖。賈母戰兢兢說道：「不……不……不好了，可是反了強盜，在這裡打仗？嚇死我了。」鳳姐乍著膽子，說道：「老祖宗別怕，咱們人多呢。」正在危急，虧得包勇上屋，將賊打散，大家心神才定。

賈璉帶著眾人，各執刀槍進園，處處巡邏細看，一面著人趕報文武衙門。包勇將打死賊眾指與賈璉看了，又將如何斃賊情形一告訴出來。賈璉道：「很難為你。」武衙門得信，帶兵來至園中，一見賈璉，忙拉手問好，說道：「府上通受驚了。」一面踹看蹤跡，從西北進來，牆根一個大缺，正屋後牆根遺下一條杯粗的繩子，一頭係著鐵鉤，中間十幾根橫擔。計點打死的賊十一人，打傷未死三人，比即帶去收禁。

裡面鳳姐、鴛鴦等要上樓查看物件，一群女人走上樓梯，有一個大叫一聲：「不好了，強盜還站在房上呢！」嚇得眾人傾倒的，沒命的跑了進來。黛玉這幾夜在新房住，隨在賈母身旁，見鳳姐、鴛鴦等氣喘吁吁驚跑進來，一面喊道：「快些把守夜的都喊來，強盜還在房上呢！」大家又忙亂起來。賈母、王夫人說不出話，只見黛玉道：「腰門關了沒有？」傻大姐回：「沒有。」黛玉急道：「還不快些去關了，撐頂好了，還等強盜跑進來嗎？」幾個大膽的媽子趕去關上門。黛玉又道：「只叫包勇帶幾個壯健的幫他就夠了，橫豎出力只有他一人。」於是又到園中，叫包勇等進來。眾女人壯了膽，亦跟著上樓，火把、燈籠照得徹亮。包勇道：「兄弟們先到樓梯邊堵住，我上房瞧瞧。」站在院中，看準步位，大吼一聲「咄！囚攆的！不要走，俺來也！」將身一挫，縱上房去了。一群女人驚得幾個倒退，只見一個丫頭叫聲「啊呀」，往地下一蹲，有個媽子問道：「你這是怎麼？」這丫頭低聲說道：「不好了，我嚇出尿來了。」

包勇上屋，細細一看，毫無影響，只得跳了下來，對眾人道：「屋上一點影兒沒有，莫不是看錯了？」有個小廝站在樓門邊，將手指道：「你們來瞧瞧，那裡可像個人站著？」大家一看，都笑道：「那是只牆角，就像個人站在那裡似的。」於是大家才放了心。這一虛驚，大家空忙一陣，看看將次天亮，黛玉道：「失去的東西待天明再查，老太太要睡了。」大家才去安歇。

天亮後，有司官來驗看，回去將這三個受傷的強盜嚴刑勘問，供出為首的係九個外盜，「咱們十四個人都是他們僱來的，盜的

東西昨夜都是他們搬了去，只叫咱們擋這個追捕的漢子，白送了命，東西沒有分得，求老爺開恩。」當將三人收禁，俟拿住為首的，一同質訊。一面查點失去金銀器皿、衣飾綢料物件，開了清單，約共值價萬金，內中有御賜玉如意並尺頭各件。文武衙門見了失單，十分認真，各處緝捕，這且按下。

再說那九個外盜，預先住在城外一所破廟裡，扮作乞丐，日間求乞，夜間偷盜。先將廟後挖一大坑，盜的東西都藏坑內，上面掩著亂草。是夜所盜賈府的物，這九人先已越城，將物藏好，次日在城中求乞並探消息。此事轟傳出來，處處嚴查。風聲漸緊。又如同伙的打死十一人，被獲三人。立足不住，欲避他方，無如捨不得妙玉。

為首的道：「今夜我們將東西捆紮上車，吃了飯，只用三四個人，再到那裡，將姑子取來，就繞路轉到別處，再作道理。」有一個說：「現在風緊，那裡必有防備，只怕不能得手。」為首的說：「你那裡知道，他家只多著人看守上房，誰來守這尼庵？我們不要東西，背著姑子就走。如果不得下手，就回來了。」有個說：「不差。寧可做過，不可錯過。」商量已定，是夜竟偷入園中，進了庵，將悶香處處點起。中了香氣，即昏迷不醒，果將妙玉劫了出來，裝載上車。

打並了四輛手車，兩人推一車，一人在前引路。走了三四里，望見前面五里鋪地方。為首的道：「在此處歇一歇，待我解了手再走。」有一個也要解手。走至一帶土牆根下，兩人蹲下來，一人道：「到底是老大的主見高，今兒若不去，豈不可惜？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標緻美人。」那一人道：「這遭買賣做著了。東西值得幾千上萬銀子，又得了這個美人，一生受用。只是那死的不必說，捉住的還不得活呢！」這個說：「橫豎是僱的，於今顧不得他們，只好隨他去。」

兩人在外說話，不防裡面牆根底下也有個人解手，將這些話聽得明明白白。那人解了手，即找紮起來，拿了一根鐵鞭，聽得兩人已經起身，輕輕縱出牆外，悄悄的跟著走來。只見一個向前引路，一個仍推著車，一齊走了。後面這人趕上，認定後首這個推車的腦後一鞭下去，只聽得「呵也」一聲，頭分兩瓣，咕咚倒了。又一腿將車打翻，前面那個一帶倒了，一聲「不好」剛叫出口，耳根頭一鞭已到，首碎而亡。前頭推車的回頭看見，四個停住車，忙取器械奔來迎住。這人喝道：「來一百死一百，來一千死一千。」四人已到面前殺來，這人只將鞭一攪，四人刀杖落地。復一鞭橫掃過去，打倒三個。未倒的這個，趕上一鞭打翻，再一鞭了結。這三個還未掙得起來，一鞭一個，又送了命。引路那盜忽然不見。前車兩盜見後首的都死，要想跑，又捨不得車上東西，要鬥，明知不能。正在沉吟，這人已到，一鞭擊下，腦漿迸流。還剩一個，飛風的跑了。這人不慌不忙，將身一縱兩十丈遠，幾個連珠縱步追上，一鞭正中背心，噴血而斃。

這人才走回來，忽聽車中一聲叫喚：「救人啊！」其音清脆明亮，宛如燕語鶯聲。這人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快說來。」車內人說：「救命的爺，你且救了我，自然要告訴你。」這人說：「你先告訴明白，我才救你。」此人無法，只得說道：「請爺站近些，聽我告訴。」這人貼到車旁，裡面低聲說道：「我是賈府園內庵裡的女尼妙玉，求你將我送回，多把金銀奉謝。」這人聽說，喜從天降，跳躍歡騰，說道：「原來你就是妙師父，我特來救你。」

只顧說話，不防背後盜人暗算。一語未完，只覺左腿後一刀刺來，叫了聲：「不好！」飛快將腿斜旁一卸，已刺進去三四寸深——虧平日功壯，筋骨強健，再虧避得快疾，未曾攔通。畢竟這人身法矯捷，將腿卸出，隨著一後跟踢去，把那盜踢翻在地，刀掉一旁，回轉身來，一手按住。那盜忙說：「求饒一命，東西都送與爺。」這人一想伙盜都打死了，只有這個，且留他訊供。就在這盜左右肩上兩拳，打得骨脫筋離，軟拖下來，又將腿筋割斷，一面說道：「且救了人，再考問你。」但覺自己腿上血流不止，走近車旁問道：「師父可有手帕？」妙玉問什麼事用，這人道：「我才與你說話，不防路旁還躲著個強盜。我的左腿捱了他一刀，血流不止。」妙玉聽說，渾身打戰，說道：「怎麼好？」忙遞塊手帕出來。這人說：「一塊不夠用。」妙玉又遞出一條香巾。

這人將腿縛好，忙扶妙玉起來。妙玉素性耿潔，遭此厄難，不能避嫌，只得由這人扶他。畢竟妙玉眼尖，從亮信中細觀這人，已明白了，假意說道：「難得爺救命，敢問尊姓大名？」這人道：「路上不必說，且合你到我家裡再說罷。」妙玉道：「我嚇得心驚腿軟，走不得路，還要僱車子好。」這人道：「夜靜更深，那有車僱？我背你去罷。」妙玉道：「這斷乎使不得。你的腿受了重傷，我且慮你不能行走，還攔得住背我嗎？」這人道：「不相干，你只管站下來。」

於是扶定妙玉下車，硬背著走至土牆邊，敲了一下門，裡面一小童忙開門出來，一同進去。背到房中，將妙玉放下，再說道：「我非別人，乃柳湘蓮也。」妙玉道：「原來是柳二爺，很失敬了。今兒這救命之恩，如何報答！」連忙倒身下拜。湘蓮急忙跪下，挽了起來。妙玉道：「恩爺怎麼知道我被難來救我？」湘蓮道：「我在後院牆根走動，聽見強盜說合前兒打劫賈府，今兒又去劫了個美人。我想賈府千金，豈堪遭這污劫？是以出來救護，那知就是你。那些強盜都被我打死，只留一個活的好訊供。」

一面說話，腿上血直淌。妙玉看見，戰兢兢的道：「不好了，血又淌下來了。」湘蓮忙叫杏奴取出藥來，解開帕子一看，只見傷口劃開五六寸長，因行動用力，致血湧出。妙玉嚇得身戰淚流，道：「這是我連累恩爺。」一面扶著湘蓮亂抖，一面說道：「我實在心……」說到此處，又止住了。湘蓮撲在春台上，叫杏奴點火照著，托妙玉代他上藥。妙玉拿了藥瓶，兩手不住的抖，把些藥抖得滿腿，對不著傷口。杏奴只得托妙玉拿著蠟台，自己動手，才將藥傾在傷處，血即止住，疼亦定了。此藥乃云夢羽士所傳，三天即平復如初。又找了一塊綢縛好，翻轉身來躺著歇息，一面叫杏奴取新蓋碗，泡天水茶，又舀了水來與妙玉淨手。又對杏奴道：「你叫兩個打雜的，快點火把，去到大路上，看守四輛車子合那打折手腳的強盜，你再往城中報信。」杏奴道：「此時已四更了，只怕城門叫不開。」湘蓮道：「你只說前夜榮府失盜的御賜東西，這會兒連人都拿住了，趕來報的，敢不開嗎？」杏奴趕著去了。

湘蓮心想：「自去歲園中與他一面之後，思念至今。幸遇這個機會，救了他的命，這段姻緣十有九穩。」身上雖受刀傷，一因仙丹神效，再自有生以來，不過見些尋常粉黛，何曾與這冰姿玉骨香澤相沾？今將妙玉背來身上，又侍醫藥，這般纏綿深情，溫柔愛恤，令人心曠神怡，已不知痛為何物。比時想出個主意，假裝疼痛，試看妙玉怎樣，故意呻吟叫痛。妙玉道：「上了藥，止住血，如何反痛得很呢？」湘蓮喊道：「要疼死了。你不知道，這藥性在傷處，要鬥一陣子，疼的受不了了。」妙玉急得哭道：「都是我累你這般疼痛，倒不如我代了你罷。又不能按摩，真正沒法了。」停了一會，湘蓮道：「你扶我起來坐坐。」妙玉忙來扶起，靠著湘蓮坐，又問道：「可疼得輕些？」湘蓮道：「輕了些，只是心裡難過。」妙玉忙將春蔥十指一手扶住湘蓮脊背，一手在湘蓮胸口按摩。

湘蓮暗樂受用，想其情重如此，儼似夫妻，今番不可錯過。與其求人代說，恐有差誤，不如自己面訂終身。主意已定，忽又忘其所以，一面說：「好了，不用摩了。」一面將妙玉的手捻住。妙玉臉一紅，低低說道：「恩爺要怎樣？尊重些才好。」湘蓮只得厚著臉說道：「我愛的你什麼似的，有許多話又不好說，又不便托人說。」妙玉早知此意，心想：「不如我先一著，以表我心。」忙道：「恩爺有話只管說。我少亡父母，孑然一身，生性耿介，世俗難容，所以出家。到此，蒙施主垂青，芳院筠庵以為終身自適。那知今日遭此塵劫，若非恩爺救護，此身已喪污泥，只好來世再苦志潛修。今日之身已被恩爺攜負，只得要執從一而終之說，聽憑恩爺就是了。」湘蓮道：「我一生想得佳偶，以前定下尤三妹妹，深悔自己冒失，誤起猜疑，送了他一命。」說著，淚如雨下，一面拭淚，又道：「因此出家，學藝數年，師父逼我還俗，並說我與賈府中人尚有姻緣之分。不意去年一睹仙姿，至今思念不已。你若肯見愛，不厭貧寒，共訂終身之約，真正三生有幸。」妙玉道：「我命惟君所繫，侍奉箕帚，深合我心。但須憑一冰人，庶免私期之謫。」湘蓮點頭。

兩人貼近說話，愈對愈親，越看越愛。湘蓮情不自禁，意欲求歡。妙玉道：「日久天長，何在乎此？你現在受傷，保養身子要緊。」湘蓮聽說，更加愛敬，忙叫妙玉上炕，躺著歇歇。妙玉道：「我時常打坐，通宵不倦，倒是你要歇歇。」湘蓮道：「你既不睡，我陪你秉燭談心。不久天亮，城裡即有人來。你還是回庵去，還是怎樣？」妙玉道：「我已劫出來，恥於進去，只得靠你作主。權且與你認為兄妹，借此棲身，明日寶二爺若來，我自的道理。」

慚見窗佃射幃，停了一會，賈璉同文武衙門兵役來到。湘蓮迎進讓坐，遂將夜裡的事細說一遍。賈璉道：「很虧二哥大力，感激的了不得，又帶累受傷，實在過意不去。今日可疼得好些？」湘蓮道：「已不疼了，多承記掛。」賈璉即命眾人將強盜並車輛押赴進城，又候驗了眾盜屍身，一行人才回去。

話分兩頭，櫳翠庵道婆、媽子悶香醒後，不見了妙玉，各處找尋不見。知是被盜劫去，哭鬧了一夜，次早到上房告訴。

寶玉聽說，急的如瘋子一般，跺足歎氣道：「妙師父這個人，如何受得此厄？」黛玉道：「你別急，必有救星。」眾人聽說多來問信。正在紛紛嚷嚷，外面傳說進來，上夜失的東西並強盜都被柳二爺拿住了，打死八個，留了一個活的。昨夜劫了妙師父去，被柳二爺救在他家。咱們璉二爺已帶人瞧去了。柳二爺腿上傷了刀，凶的很。寶玉初聽妙玉救回，心中一喜，又聽湘蓮傷刀，心中一急，幾乎掉下淚來。大家聽說，歎息不已。賈母道：「我失去這些東西，若非柳相公拿獲，往那裡追？很該重重謝他。但是他拼命救人，自己反受了傷，怎麼好？寶玉快去瞧瞧他，替咱們問問好。」寶玉得了這話，忙趕出城，路遇賈璉，問明湘蓮刀傷不重，無甚要緊，方才放心。

賈璉回來，將原物取回計點，只少銀器數件，也就罷了。盜首訊明梟示，從者擬絞、擬軍了案，何三於事破之時，已先自縊了。

再說寶玉到了柳湘蓮家，兩人拉著手，到裡間坐下。寶玉問道：「這會於可還疼？」湘蓮道：「不疼了。三日平復如初，承你記掛。」寶玉道：「先聽說傷得重，恐成毛病，急得我淌淚抹眼，這會兒才放了心。妙師父難為你救回，他感恩之處終身不忘。」一面附耳低言，兩人相視而笑。寶玉又站起來道：「咱們老太太、太太叫問二哥好。」湘蓮亦站起來回了。寶玉問妙師父在那裡，湘蓮道：「昨夜受了大驚，又沒睡，在後房躺著。不瞞你說，昨夜已合我認為兄妹，我去叫他出來。」寶玉道：「不必驚動他，我就到房裡好說話。」

寶玉進來，見了妙玉。妙玉含淚說道：「我若非哥哥救護，幾乎不得見二爺的面。」寶玉道：「因為你受了大驚，特來瞧瞧你。老太太、太太、寶姊姊、林妹妹、眾姊妹、嫂子都叫問好。」妙玉道：「多謝費心，回來托二爺，都代我請安道謝。」寶玉丟個眼色，湘蓮退出。

寶玉向妙玉道：「事已如此，於今打算怎麼樣呢？」妙玉道：「人有旦夕禍福，變生傾刻，昨今不同。夜來被劫，指望慈悲大士救我厄難，那知影響全無。足見古來賢人高士要離塵囂，遁跡為上。這些念佛看經，終屬虛無縹緲，我從昨夜已看穿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既卻禪關，不如還俗的好。」妙玉歎氣道：「昨日那番世界，今朝另一乾坤，我此時無所適從，惟聽哥哥位置罷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你之所見很是的，但你們過於性急，趕忙認作兄妹，終非了局。我倒有個鄙見，在你面前不敢唐突，恕我我才好說。」妙玉道：「二爺有話盡說，我焉敢抱怨。」寶玉道：「柳二哥央我作伐，代你聯姻，你心裡怎麼樣？」妙玉臉一紅，回道：「方才說過，憑哥哥作主，我不與聞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想你意中選人，若非美質奇才，何能寓目？人才兼併，最不易得。現在柳二哥的才貌有一無雙，他的赤心待人終身可靠，一身武藝大有出息，況且你二人患難扶持，正當伉儷同偕，豈可當面錯過。我是過來人，歷遍一番難苦，今日現身說法，你們早些決奪要緊。我這會子要討你句話去回他的信，估量你如何能說呢？你若是依了，只坐一會，不則聲就是了；若不依，再回我句話。」只見妙玉低首無言，桃霞泛面，坐了好大一會，悄然無語。寶玉起身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妥了妥了。我捻著一把汗，生怕你說合句不依的話來，這是承賞臉的了不得。」妙玉道：「深費二爺的心，容我再謝罷。」

寶玉出來，對湘蓮道：「美事已成，快些擇吉，好領喜酒。」又計議了一會，來家向賈母、王夫人告訴：妙玉不肯回席，因身已被湘蓮背負，情願隨他終身，柳老二托我為媒，已說妥了。專期那天，還要咱們家的人代他張羅。賈母道：「還要多去些人。」大眾互說這段姻緣配的稀奇，賈母道：「天有定數，事到頭來不自由。那知道他兩人竟成了一對子，又是寶玉代他兩個說合，這都是夢想不到的事。」鳳姐道：「這親事不算寶兄弟說合的，還是強盜撮成的。」說得大家一笑。

寶玉叫人趕著將妙玉的隨身需用什物搬出城去，又叫妙玉南邊帶來的人去伏侍，又同黛玉商議，先揀了幾十套衣衫裙襖並金珠寶、釵釧簪環之類兩百件，送去贈嫁，又算酬勞湘蓮之意。湘蓮、妙玉見物太多，執意不肯全收，寶玉推之至再，方才收下。湘蓮、妙玉感激寶、黛二人，自不必說。

吉期前一日，賈府中黛玉、寶釵、惜春、薛姨媽、寶琴、香菱、邢岫煙、媽子、丫頭等都來了，黑壓壓擠滿一屋。妙玉迎看，道謝、請安、問好，一面淚濕羅巾，說道：「向蒙諸位賢東格外垂青，私心感佩。那知命途多舛，突遭厄難，落得此時身不由己。」眾人見他哭得淒惶，再三勸止。外面賈璉、寶玉、薛蝌也來了。

只見此屋前後三進，並有廂房書室，修理得整齊潔淨。後首一所大園，花木、竹石、亭台、樓閣都有，樓上看郊外風景，與大觀園別又不同。

是夜外廳一席，裡廳兩席。眾人坐席暖房，笙歌宴飲，內外燈彩陳設，富麗堂皇。到了吉時，薛姨媽叫黛玉、寶釵等替妙玉妝新。黛玉道：「我替嫂子高聳雲鬢。」寶釵道：「我來輕描螺黛。」香菱道：「我代像六幅湘紋。」寶琴道：「我代納雙飛蓮瓣。」還有惜春傳粉，岫煙勻脂，直把個妙玉燥得無地自容。大家一面調笑，梳妝停妥，宛如仙子臨凡，悅人心目。黛玉道：「嫂子這芳容，本是娟妍幽靜，今又頓增美麗風流矣。」於是扶了妙玉出廳，同湘蓮參拜天地、香火祖先，再夫妻交拜，坐床、撒帳、合巹已畢，大家吃喜酒，鬧新娘，直待夜間，薛蝌、岫煙送過房後，各自散回。

是夜湘蓮、妙玉密意綢繆，濃情款洽，則與寶黛相同，至於奧妙深文，各有筆手，做法又區別矣。要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